

報 告 文 學 傑 作

新 型 集

王 之 彥 編



朝 明 出 版 社 刊

(報 告 文 學 傑 作)

新 型 集

王 之 彥 編

朝 明 出 版 社 刊

1 9 3 7

翻 不 所 版

印 准 有 權

1937.3.20.初版

新 型 集

▲實價國幣伍角

編輯者 王 之 彥

發行人 洛 尼

出版者 朝明出版社

上海北福建路七十二號

總經售 上海立明社

代售處 全國各書店

序

一九三六年夏以後，文壇上興起了一種新的文學型體，報告文學。這新型體不僅是文學世界內的新的國土，且將逐漸擴展而把文學世界全部改造。由這型體的確立，有許多自來爭論不絕的文學問題，諸如藝術與人生，形式與內容，個性與典型等等，都可以有了解決。雖然那些問題，本來也可認為已有解決，但終于無法避免歷史的束縛，糾纏，的不斷來打混，而報告文學，則是毅然創立自己的世界，把一切的陳理濫論拋置不理。無疑地，我們對這缺加絕大的注意。

由報告文學的西名 *Reportage*，很自然地使我們想到電影上的接識，敘識，（*Montage*，*Narrastage*）或者這也可以翻作報識吧。無論這西文的語尾三字母包含不含有什麼明顯的作用，這幾個名稱總該括地使我們覺得其顯示是一種新技巧的意味很明顯。有人提出報告文學應注重其藝術條件的意見，（參看本書附錄，關於報告文學），誠然是很可同意的。但恐怕不一定能具備小說上所必需的藝術上的條件，這一點，足以對報告文學起多大的作用。舊

技巧誠然有許多還值得保存，但新技巧的開拓，却尤為重要。有許多舊技巧是與小說的被視為傳奇（Roman）虛構（Fiction）具有切不斷的關係的，用得不謹慎反足以破壞報告的性質。譬如『說得使你不得不信』在小說中是一長處，而在報告中反可引起『怕不可以相信吧？』的疑問。固然，小說的新技術也自在開拓，並且別的新的開拓也可加在小說上而認為小說的，可是我們有什麼理由要為小說固守着陣營呢？我們參看用 Narratage 代替 Narrative 那一舊稱的辦法，報告文學的本以新姿態出現，似乎是很明白的。

推索報告文學的歷史的線索，見到具有報告文學性質的作品，在各種文體中都會出現過。長十餘萬字的小說，可以是報告文學，短小的速寫可以是報告文學，日記，印象記，書簡，也都可以是。小說家座談會中并會有人說，報告，通信，生活紀錄，實際是一個東西。可是這些都非報告文學的本身的歷史所顯示的，而只是由報告文學的史前史中探索出的。報告文學是將自成一總部門，包括各種形式的分部門，抑或將仍為文學中的一分部門，我們現在還無法知道。報告文學的理論根據，是否僅須有新的 Journalism，（集納主義？）就已足，抑或有待於牠自有的報告主義（Reportism (?)）的建設，也是須等時間來解決的。報告文學

，固然也只是新的文藝思潮中的一種很自然的產物，但却具有充分的推動力作更新的推動。現在牠雖利用着各式的舊文體，但決不受舊文體的任何拘束。我們這裏所選的本國作品，有些還不免故意拘束在舊文體之中，外國作品的體式，却都比較新鮮些，他們是多走過一段路的，多少都帶點指示前途的方向的性質吧。

技巧與形式，都只是報告文學的附帶條件，其主要的條件是在內容的真實。這點已有很多人闡發過。在這重複述，是不免累贅的，因此爽當另選關於報告文學理論的文學兩篇，放在後面作附錄。或者有人以為這裏也得扼要提說幾句，那末基希所舉的報告文學者的三個特徵，是很夠扼要的，就轉錄在這裏吧。那三項是：『（一）不歪曲現實的意志。（二）強烈的社會感情，和（三）想要和被壓迫者緊密地連繫在一起努力。』（據光明一卷八期，報告文學怎樣解所引。）這雖是從作者方面說的，但與就作品方面說『所謂最進步的報告文學形式，乃是由於知性和感性而獲得正確的『現實把握，』正完全一致。我們現所有的報告文學，大都很符合這基本條件，可說是很可滿意的現象。

由於報告文學本身的重大意義，我們這一選集倘也被視作不無意義的工作，也就是私所

欣幸的了。

王之彦 · 一九三七年春上海 ·

目次

序·····	一
包身工·····	一
無烟糖·····	二一
古城記事·····	四三
八月的生活·····	七〇
漢口人肉市場——沙家巷·····	八四
天堂中的地獄·····	九一
岱山的漁鹽民·····	一〇六
不能合作的合作社·····	一一五
特殊貿易·····	一二一
泉州的一日·····	一四三

太原見聞記·····	五二
在長沙·····	一五九
直沽碼頭上·····	一九〇
棗莊的一日·····	一七〇
襄河上·····	一九〇
一個中國紳士的輪廓·····	一九七
紗廠童工·····	二一一
紅巾·····	二二三
動亂中的西班牙·····	二二三
經過戰亂禍中·····	二四二
暴風雨前的西班牙·····	二五二
在抬起了頭的綏遠·····	二六九
綏遠傷兵醫院·····	二七五

消息	二八七
報告文學論	二九三
關於「報告文學」	三〇五
索引	三一〇

包 身 工

夏 衍

已經是舊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多一刻，曉星纔從慢慢地推移着的淡雲裏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裏的生物已經在蠕動了。

——拆鋪啦！起來。

穿着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皮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的呼喊。

——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着，豬彘！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的躺滿了十六七個「豬彘」。跟着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裏面，很快的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地騷動起來。打伸欠，嘆氣，尋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的踏在別人身上，叫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彘」的生物中間已經很鈍感了。半裸體的起來開門，拎着礮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的在男人面前換替衣服。

那男人虎虎的將起身得慢一點的「猪獃」身上踢了幾腳，回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面，向着樓上的另一羣生物呼喊。

——接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着鈕扣，幾個睡眠惺鬆的「懶蟲」從樓上衝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着急地要將大鍋子裏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出老闆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蘆柴棒梗一樣，於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作了她的名字。

這是楊樹浦×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用紅磚牆嚴密地封鎖着的工房區域，被一條水門汀的衙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的分得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宿着三十二三個「懶蟲」和「猪獃」，所以，除出「帶工」老闆，老闆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穿拷皮衣服的同職務的打雜，請願警，……之外，這工房區域的牆圈裏面住着二千左右穿着襤褸而專替別人製造紗布的「猪獃」。

但是，她們正式的集合名稱却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闆。每年——特別是水荒旱荒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裏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遊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昇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着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玩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跟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

——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着，咬着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於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大洋念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

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帶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身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和財產。少一點的三十五十，多一點的帶到百五十個以上。手面寬一點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髮舖一類的買賣。

東洋廠家將這紅磚牆封鎖着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價租給「帶工」，「帶工」就在這鴿子籠一般的「洋式」樓房裏面裝進沒有固定車脚的三十幾部活動的機器，這種工房沒有普通衙堂房子一般的「前門」，它們的前門恰和普通房子的後門一樣。每扇前門檻上，一律的釘着一塊三寸長的木牌，上面用東洋筆法的漢字寫着：「陳永田泰州」「許富達維揚」等等帶工頭的籍貫和名字。門上，大大小小的貼着褪了色的紅紙的春聯，中間，大都是紅紙剪的元寶，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圖像。春聯的文字，大都是「積德前程遠」，「存仁後步寬」之類。這些春聯貼在這種地方，好像是在對別人驕傲，又像是在對自己諷刺。

四點半之後，沒有影子和線條的晨光膽怯地顯現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衙堂裏面，已被這些赤脚的鄉下姑娘所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朝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裏面的人們的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拗執地粘在頭髮裏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担抬着平滿的馬桶，吆喝地望着人們身邊擦過。帶工的「老闆」或者打雜的拿着一疊疊的「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軌票處一般的木柵子的前面，樓下的那些蓆子，破破之類收拾掉之後，晚上倒掛在牆壁上的兩張板桌放下來了。十幾只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廝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的乾飯，由老闆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裏去。粥！它的成分可並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裏面是較少的粳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的渣粕！粥菜？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幾個慈祥的老闆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蒿苳菜的葉瓣，用鹽漬漬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祇有兩條板櫬，——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櫬，這屋子裏面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吃

粥的地位，她們一窩蜂的搶一般的盛了一碗，歪着頭用舌頭舐着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闆，老闆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着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着一只空碗，於是老闆娘拿起鉛桶，到鍋子裏去刮下一些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冲上一些清水，用她那雙方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烘烘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 (Maintain Cost) 的「機器」們的前面。

——死懶！躺着死不起來，活該！

包 身 工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後，東洋廠家對於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的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營原則和經濟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機器，終究還是血和肉構成起來的人類。所以當他們忍耐的最大限度超過了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的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理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道理，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拚着餓死不幹。產業工人的「流動

性」，這是近代工業經營最嫌惡的條件，但是，他們是決不肯追尋造成「流動性」的根源的。一個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溫情主義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爭議（五卅）裏面，警察力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衆的結合前面，什麼權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溫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採用的，只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普通的自由勞動）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於帶工的老闆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闆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闆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作。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事例是每個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機會；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是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床（？）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不能掙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的移到屋子的角上，縮做一團，儘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這種工房裏面，生病躺着休養的例子，是不能任你開的。很快的一個打雜的走過來了。幹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